

朝花夕拾

青溪在,桥亭在,七奶奶一定在。

七奶奶茶亭

■ 罗瑞花

七奶奶是我们村落的传奇。我们的村落在白旗峰山脚下,白旗峰的山泉水一路叮咚,不断汇集,形成了一股可供两岸田亩灌溉的溪水,清凉清澈,我们叫它青溪。青溪蜿蜒而过,把我们村落分开成东西两个院落,小学校在西院落,碾米房在东院落。秋冬枯水季节,大人小孩随处下到青溪,踩着河里的石头就能过河,到了春天涨水的时候,只能走七奶奶屋前的用几根杉木钉在一起架在河中石头上的踏水桥。遇上下大雨,七奶奶的背,成了村落小孩子的渡船。

七奶奶是花园荡里陈老爷的独生女,进过私塾,知书达理,嫁过来的时候,陪嫁二十多抬,被铺箱笥,木盆衣柜,齐整而丰盛。七爷爷俊朗精干,除经营自家的田庄外,还有一门烧窑的手艺,家里长期养着两个制陶的师傅,一个月烧一窑,制作的陶器远销临近三县。

只能说是天妒圆满吧。七奶奶生下儿子才七天,晚上的时候村口忽然传来枪声,无数火把拥进了村落。七爷爷家住在村口,粮食、银圆全部被抄走,高大健壮的七爷爷也被抓了“壮丁”。待儿子满月后,七奶奶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婆婆,用布带背了儿子去外面找七爷爷。七奶奶找了很多地方,后来听人说,七爷爷可能不在了,要么是去了台湾,今生也莫想再见面了。七奶奶哭干了眼泪,又回到了村庄,守着两个孩子苦挨着日子。

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七奶奶的头发,蹙缩了七奶奶的容颜,七奶奶越来越瘦小,在山野劳作时,总是被庄稼草木淹没。

有一年,她照日在茶山干活儿。“秀,我回来了。”一个声音从天边传来,越过松树林子,在茶山上空回响。七奶奶从茶树间抬起头来,看到了满头银发的七爷爷!七奶奶回过神来,“哇”的一声,跌坐在茶树下哭起来:“我背着儿子去找你,把家里的田土、犁耙全交了,他们不准儿子读书,我跪着求人也没用。咱们的女儿生孩子难

产走了,酒烧坏了儿子的胃,他也扔下我走了……我什么都没守住啊,你回来干什么……”

平素端庄贤淑的七奶奶仿佛一个受了千年委屈的孩子,不停地哭诉。七爷爷老泪纵横,抱起七奶奶,说:“秀啊,难为你了,你帮我守住了家,让我这个在外流浪了40多年的人还能有家可归啊……”

七爷爷的携眷荣归惊动了整个村落,看热闹的,打探情况的,叙旧的,川流不息。经过那场哭诉后,七奶奶平静下来。七爷爷拜望了长辈邻里,祭扫了先人墓地,还陪七奶奶回到娘家花园荡里……七奶奶和儿媳妇菊兰,变着花样安排着一日三餐,只要七爷爷说好吃,七奶奶就忙得欢喜。可惜40年的孤寂,只有一个月的繁华。

毛毛细雨飘几天了,山土湿润润的,正是栽红薯的好天气。菊兰起了个大早,从菜园温床里割来一大篮长长的红薯藤,坐在阶檐下面,准备吃了早饭去青山冲栽。一群小孩撑着伞穿着雨靴叽叽喳喳走过来,河水漫过了踏水桥,一个孩子没穿雨靴,只好脱了鞋子,挽起裤腿,赤脚过桥。菊兰剪着薯藤,偶尔也抬头看看踏水桥边的孩子,突然,有个一手拿鞋子、一手拿雨伞的孩子脚下一滑,掉进了河里,孩子们惊呼起来。菊兰扔掉剪刀和薯藤跑过去,谁知堤岸上的一根葛藤绊住了菊兰的脚,菊兰一个趔趄,额头重重地撞在河石上,鲜血汩汩流了出来。踏水桥上的孩子惊呆了,纷纷往回跑,想来扶起菊兰。菊兰爬起来,见河里的孩子被浑浊的河水越冲越远,顾不上额头上的伤口,扑进河里,抓住孩子扛在肩上,孩子身上淋漓的河水和菊兰额头上鲜红的血,流在河里,流在岸上。

七奶奶跑来接过孩子后,菊兰晕倒

在阶檐上。

在镇卫生院抢救了一天一夜,粗粗壮壮的菊兰走了。

七奶奶也不想活了,要跟菊兰一起走。出嫁的孙女和在县城做生意的孙子回来守了一个星期,七奶奶平静下来,开始了一个人生活。

秋收完后,七奶奶拄着拐杖来到了老木匠谭大伯家,要谭大伯帮她主持把踏水桥改建成一座能挡风避雨的桥亭。谭大伯吓了一跳,忙给七奶奶泡了一杯谷雨茶,说:“七娘,建屋造桥,昼夜不眠。修一座风雨桥比建一座五柱落地的屋还难。七叔留给您的钱,是给您养老的呢。”

“我要多少钱养老呢?衣服孙女给我买,米和油孙子送回来,蔬菜我自己种,还养了几只鸡生蛋……”

“架桥修路是利子孙的功德事,可这样的大事不该您操心。”

“老侄啊,事情没看见在天边,看见了在心底,我住在踏水桥边呢。踏水桥上的杉木你换了几次了,太阳晒河水浸,不要多久又朽了。孩子们天天过桥去上学,哪天小脚一滑,就会出事啊。建一个风雨桥,不管刮风下雨,孩子都能安全过河去上学,过路人也能歇歇脚躲躲风雨。”

谭大伯觉得七奶奶说得有理,踏水桥是应该改建,于是说:“七娘,正月里我组织一个舞狮队,在村里、镇街上舞狮筹款,再动员全村人出工,大家一起来建桥,好吗?”

“老侄啊,你七娘这辈子,等一个人,一场空。如果能建成一座桥亭,留一点念想在世上,也好啊……”

谭大伯被七奶奶感动了,答应替七奶奶谋划修桥的事,七奶奶高兴地把攥在手里的存折交给了谭大伯。谭大伯握着存折,感到了一份巨大的信任和责任。

谭大伯拿了尺子,来到镇街上的那座桥亭,仔细看,仔细量,仔细问一些匠人师傅,根据踏水桥边的地势设计出草图,再去县城聘请了一个修桥的技术员来现场指导,一年时间,踏水桥变成了一座有墩有檐亭有廊的风雨桥。

竣工那天,七奶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感谢匠人们的辛勤劳作。谭大伯把余有8块9毛钱的存折交给七奶奶,匠人们眼睛都湿润了,大家提议在桥亭里为七奶奶树一块功德碑。七奶奶摇头,她不要什么功德碑,她要谭大伯把那些剩下的木料帮她打只茶桶放在桥亭,她要泡些凉茶给过路人喝。



徐建军/摄

箭楼

七奶奶这凉茶一泡,泡了20多年,方圆几里,都有人喝过踏水桥桥亭的凉茶。村落的男人们累了,女人们闷了,孩子们放学了,来到茶亭,坐在桥廊两边的樟木长凳上,喝碗七奶奶泡的凉茶,说说闲话,听听故事,日子又像桥上青溪的水,欢快地往前奔了。

这么多年来,谁走进桥亭,喊一声七奶奶,七奶奶总是慈爱地答应着,端过来一碗茶,递过来一把蒲扇,大家总是以为,青溪在,桥亭在,七奶奶一定在。谁知谷雨那天,七奶奶在桥亭边摔了一跤,卧床半月,离世了,享年93岁。

茶亭里再没有了七奶奶,也没有了凉茶,可热了烦了,村里人还是说,到七奶奶茶亭歇凉去,路过我们村落的人,也总是说,到七奶奶茶亭歇肩去。

追忆大家

在孙犁的笔下,一个街区在新旧转换之际的真实图景,被摄录在简要的文字中。一个街区是这样,一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窥一斑而知全豹。

■ 侯军

(一)

1981年8月,孙犁为姜德明所藏的《津门小集》写了一篇题记,谈到他进城初期在天津郊区一带采访的情况:“回忆写作此书时,我每日早起,从多伦道坐公共汽车至灰堆,然后从灰堆一小茶摊旁,雇一辆‘二等’,至津郊白塘口一带访问。晚间归来,在大院后一小屋内,写这些文章,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明日即见于《天津日报》矣。盖此初进城,尚能鼓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后则逐渐衰竭矣。”

天津是在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孙犁当日便与《冀中导报》的同事们一起,从河北胜芳镇出发,进入新生的城市参与创办《天津日报》。他回忆说,别人都是坐汽车进城的,唯独他和方纪两人非要骑自行车进城不可——这两位作家兼记者是要实地观看一下沿途的实景,切身感受一下天津这座北方大城市的景物和风情。一下,硝烟尚未散去,城市刚刚苏醒,一切都将重新起步,新生活将在这里展开。可以想见,孙犁当时的心情是激情豪迈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从那一刻开始,孙犁便开始了一项坚持数年的采写工程:主动深入到天津的工厂和乡村,捕捉鲜活的素材,感受城市的脉动,以敏锐的新闻眼发现这座城市的新闻物新气象新变化,并迅速披露于报端。而前面所引述的那段文字,正是孙犁先生对那时“鼓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的记者生涯的“夫子自道”。

孙犁当时在《天津日报》的实职是副刊科副科长,后被戏称为“报社二副”。他的本职工作本是编辑副刊。但是,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孙犁一直是以笔为枪,身兼二任:在家是编辑,出门为记者。而长期的办报生涯,更锤炼出其独特的新闻敏感和记者目光,这使他在进城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不愿蹲守办公室,宁愿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出于工厂车间、郊区乡镇,去采访那些平凡的、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五六年,直至1956年他生了一场大病,才使这一工程戛然而止。

对自己这一时期的工作,孙犁先生也有清晰明确的自我定位,那就是“我当记者”——在一篇旧日文章中,他写道:“进城以后,我当记者,到南郊区白塘口一带采访。”

这些采写所得,就收录在这本薄薄的《津门小集》中。这些文字以往常被文艺界的朋友们视为一般的散文随笔;而今,我们从新闻的角度重读之,则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一卷新闻记者的采访札记,以新闻专业的文体分类法细分之,可谓是一组典型的“渐变式的新闻特写”——以

这一新视角重新研读和阐释孙犁先生的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一片新天地。

(二)

应当说,最早关注《津门小集》,并对其初步定位的,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黄秋耘——早在1962年,他就在一篇题为《情景交融的风俗画》的文章中写道:“我听说这本小册子是作家在1949年到1956年间,对天津市工人和郊区农民的劳动、生活、爱情和斗争……的零星记载,主要是将所闻所见,疾书为文,夹叙夹议。这些篇章甚至就是采访日记,并没有经过多少艺术加工。”

在这里,黄秋耘将这批作品称为“采访日记”,可谓知人之论。

接着,黄秋耘就对孙犁的这些文章做了进一步的论述:“逐篇读下去,在我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幅幅色彩宜人、意境隽永的‘斗方白描’。有的是风景画,但更多的是风俗画。他们成功地把这个北方大城市的风景线和人民新生活的诗意的美融合在一起,既有小品文的纤细韵致,又有诗歌的抒情色彩。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每一篇都洋溢着作者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歌颂,对劳动人民的温厚真挚的感情。怎能说这些速写仅仅是素材,而不是艺术品呢?”

黄秋耘的分析当然是站在纯文学的角度,即使是他对某些观点的纠正,也是以文学为立足点而言之。今天,当我们从城乡之间渐次矫正研读的视角时,我们可以说,这些文章无疑都是精彩的采访札记或日记者手记,就新闻诸要素而言,是十分完整且出彩的。

重新定义孙犁先生的这一组采访札记,无疑是属于典型的“渐变式的新闻特写”——天津解放是一次巨大的“突变”,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不啻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这是此后一切变化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变化,有的平摆浮搁,显而易见;更多的却潜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大众心态、城市景观、经济活动、人际交往……都在城乡之间渐次展开。这些新变化,依照彼时的流行说法,皆可称为新生活新气象新面貌新观念,并非如一场战斗一项工程一件大事那样,是直观的,一目了然。相反,这些变化是隐形的渐进的无声无息潜移默化的。这就需要更加敏锐更加精细更加独到的新闻眼光,去发现去开掘去撷取——而孙犁先生当时所做的恰恰是这样的采写工程,非新闻高手则不能办也!

当然,光有新闻敏感还不够,还要兼有文学素养和艺术表现能力,而这些刚好都是孙犁的强项。于是,一篇篇清新生动又亲切朴实的短文,就这样从他的笔下流出并迅速见诸报端了——

解放前的工人只被驱赶着干活儿,谁会教你认字学文化?如今解放了,工人当家作主了。当家作主哪能不识字还当睁眼瞎呢?这个变化被孙犁捕捉到了——“解放带给工人的种种新生活,最明显的就是学习。学习以接连的热潮展开了,把新的意识带到生活的最深处。”

以前都是包办婚姻,青年工人们哪里想过自由恋爱?而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人宿舍里,这样的小事都已司空见惯——“中午,一个年轻力壮的就睡醒了,他从房间轻轻走出来,到门口买了一个西瓜,招呼着一个青年朋友,他把瓜放在事务所的桌子上,抓起电话:‘你是女独身吗?王爱兰同志睡觉了吗?好好,没事没事!’就赶紧把耳机放下了。青年的朋友在一旁嘲笑他:‘这像话吗?’‘人家正在休息,人家正在争红旗,不要打扰她。来,我们到小院里石榴树下面去吃瓜!’”

讲完这个故事,孙犁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写道:“这是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青年的女工们,现在才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真是要言不烦,画龙点睛。

小刘庄是工人聚集区,与城市中心区相比,这里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少有记者光顾。而孙犁却悄悄走进了这些寻常巷陌,探访此处的新变化——“因为待遇的实际提高,使小刘庄大街面粉的销路增加起来,无谓的奢侈品减少了,合作社增加了朴素实用的货物。在拐角的地方,还有一个鲜花摊,陈列着盆栽的海莲、月季、十样锦,是卖给在职工宿舍住宿的工人的。”这里记下的是市场的变化。接着孙犁“目击”了街头的实况:“小刘庄正在修整街道和那些残破的房子,在边沿上,在清除那些野葬和浮屠,疏通那些秽水沟。这里的环境卫生还要努力改善。在摆渡口有一个落子馆儿,几个女孩子站在台上唱,台下有几排板凳,但因为唱的还是旧调,听的人很少。在街中心,有一个中年妇女出租小人书,内容新旧参半,只是数量很少……”

在孙犁的笔下,一个街区在新旧转换之际的真实图景,被摄录在简要的文字中。一个街区是这样,一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窥一斑而知全豹

于《情景交融的风俗画》中,黄秋耘坦承,孙犁的这些文章“唤起我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在这一段期间,我也是抱着同样的欣悦心情来看待生活的”。

黄秋耘与孙犁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都是年轻时参加革命,都是干新闻出身,也都是进城干部……他能看出孙犁这组文章中具有“采访日记”般的新闻特性,他也能理解并赞赏孙犁对新旧社会转换中的种种细微变化的摄取和描摹,他因此而被孙犁视为最早的“知音”,良有以也!

待不再“饥肠响如鼓”,既可以“把酒问青天”,还可以围炉夜话。

■ 宋庆法

一根铁钎,串上几块肉片烤一烤,食客就可以敞开胃口开吃了。就这么简单操作的食物,冥冥中注定要蹭红网络,经过食客们在自媒体上传播,一时间,全国各地食客“追串”而至,城中的小吃街上说人满为患也不为过,都是奔着品尝烧烤而来,把这座鲁中城市烤得像一锅滚烫开水,“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沸腾。

这烧烤到底有多好吃?一位乘坐高铁的中年男乘客调侃地说,这列高铁共有乘客600人,到淄博站下的就有400人。这些人基本以大学生为主,组团奔赴各个“烤场赶烤”。

连当地人都没想到,这股“赶烤”风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将淄博推上全网流量新顶峰,知名度被烤串裹挟着突然飙升。也许在这之前,好多网友还不知道淄博坐落于山东的哪个方位,甚至于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就迫不及待地随着人流,闻着飘飘扬扬在空气中的烧烤味道,把节假日出行清单上写下“淄博”二字。青年学子们被疫情憋了三年的心,在淄博烧烤摊上得到彻底释放。

淄博烧烤“火出圈”已经有段时间了,然而,这种烟火气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灰飞烟灭,还有越烧越旺的蔓延势头。原先摆不上门面的小小烧烤,吸引着以大学生为主的四面八方来客,纷沓至来的人们塞满了大街小巷烧烤摊位,想吃上那传说中的美味,不得不排队依次等候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也能耐住性子。

烧烤店老板不得不无奈地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到别的烧烤店去,我们淄博烧烤味道、服务都是一样的,价格也是一样的,不必在这里长时间等待。”

的确是这样,在淄博这个“组群式”城市,你在任何一家烧烤店就餐,桌上基本都是统一配置:不锈钢小火炉、圆圆的小饼、清汤白白的小葱、红红的辣酱。一般在其他地域吃烧烤,都是将烤串烤好了端上桌就完事大吉。在这里,每桌都有独立小烤炉,上桌的肉串只烤到七八成熟,剩余的火候由食客自己掌握。拿两串滋滋冒油的肉串,先裹上蘸料,然后摊在小饼上,手握住小饼将肉串攥紧,往后一拉签子,几块肉就这样完整包裹在小饼里面了,再放一段葱叶或者葱白,这么一卷,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饼卷一切。

大口感受着小饼的麦香,蘸料里花生芝麻和刚烤好的肉混合在一起,小饼让略微咸的肉变得适口,蘸料提供了足够的香味,大葱又很好地抵消了肉串的油腻。待不再“饥肠响如鼓”,既可以“把酒问青天”,还可以围炉夜话。有这样接地气的灵魂三件套陪伴,淄博烧烤想火不出圈也难。更关键的是,人均消费五六十块钱,就能好吃到你都不想走。

淄博烧烤火出圈后,一直处于平静祥和的气氛中,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淄博牛就牛在,它吸取了别人的教训,绝不让其重蹈他人覆辙。

你可以看到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治安巡逻人员,开通21条烧烤公交专线,现在又开通了由济南到达淄博高铁烧烤专列,文旅局长带着10个功能区的文旅局长,加33家热门景区的代言人,亲自上车当服务员;警察们不断在吃烧烤人群中宣传“春暖花开天气好,有事没事小烧烤。撸串就得有个范,听我给你啦几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喝酒千万别喝飘,酒后千万别发飙”……烧烤店严格掌控标准和质量,现在整个淄博都像拼了老命般,从商家到出租车司机,纷纷紧锣密鼓打出一套又一套组合拳。出租车司机没有一个敢不打表的——因为一旦投诉,就会直接停运,饭碗不保。街区观光电动车招手即停,免费乘坐。

官方撘下狠话说:“谁砸了淄博的锅,那就砸谁的碗。”为的已经不再是赚钱,而是让这块来之不易的招牌一直热下去。让“流量”变成“留量”,相聚到淄博吃烧烤的人,可以毫不陌生地拼桌一起嗨聊。还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坐着专门开通的公交专线,直达主城区热门烧烤店,晚上吃饱喝足后安心住半价的“青年驿站”。

淄博把游客宠上了天,吃完烧烤,各个景区用“高铁票换门票”的方式招揽游客,有位来自广东的网友“彩色小狐狸”问:“我们广东的飞过去,机票也可以换门票吗?”当然可以。

南京有位女士喊话淄博文旅局长:我要去吃淄博烧烤,能否给安排两个正宗的山东1米8的单身小伙子,来教教我怎么吃淄博烧烤。谁都明白,她是“醉翁之意”不在串,撸串的目的是想“脱单”。这件事经山东电视台生活帮传话,淄博文旅局长表示:马上安排。

可以说,淄博就是一座被炭火烤红的城市。一位山西大哥开车560多公里,路上走了6个多小时,专门为吃一顿淄博烧烤,不是说这顿饭花多少钱的问题,就是为了体验感受这种烟火氛围。抖音上有这样一幅画面:交警给一位车主打电话,您的车停在路边影响交通啊,这边属于禁停区,咱把车挪一下,挪到附近的停车场里吧。多么温馨的提示,这是淄博交警在小心思翼守护淄博,把许多外地人看哭了。

一位黄头发蓝眼睛老外在淄博烧烤店吃烧烤,众人教他怎样蘸酱,怎样将肉串卷进饼里,他咬了一口咀嚼着,不住点头,看那表情,怎一个香字了得。

淄博把一串小小烧烤,打造成一张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名片。烧烤“溜味”,烧烤“溜态”,像高强度磁铁引来半个中国的人往这里赶。试想,这就是淄博烧烤“火出圈”的原因所在吧。

烧烤,烤红一座城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六)

『津门小集』何尝不是『渐变式新闻特写』